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學易記卷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百四十二 經部

學易記下經卷六

元 李簡 撰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亨者豐盈盛大之時自有亨之義也王假之者天下歸往謂之王假至也非天下歸之曷以致此為人君者於是時其喜乎其憂乎曰此庸君之所喜而賢主之所憂也然則徒憂乎作易之聖人為之戒曰勿

徒憂也宜如日之方中廣照天下而无私无蔽也

南軒曰已无暗德下无隱情使天下曉然莫得以藏慝而畜姦則豐可守矣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以二體言也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明動相資故能致豐大也王假之尚大也者

謂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者言守豐雖可憂然不可以徒憂也宜如日之方中廣照天下而无偏蔽也伊川曰致豐雖難而守豐尤為難日中盛極則必昃月既盈滿則有蝕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況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聖人於豐盛之時而為此誡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也哉

劉氏曰天地盈虛謂隂陽之氣也陽氣自子而息漸長而至於盈自午而消漸衰而至於虛隂則反是此一節葢言豐盛之不可常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伊川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其姦惡唯斷乃成故君子觀象以折獄致刑也

横渠曰盛明如天大之至也動於上而明於下故折獄致刑民不惑矣

折獄者謂斷決其獄辭子路之片言折獄謂片言可使罪人服致刑者謂致之於刑也

白雲曰噬嗑動以求明方動而有明有不明故明罰勑法以申戒之豐既明而後動則无疑矣故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

災也

伊川曰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己所配也配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

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往而相從則能成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已是過旬也一求勝則不能同矣

白雲曰初以四為配主四以初為夷主迭自為賓而莫適為主斯无過旬之災也

潘氏曰其應在四配也均為陽剛旬也明動相資雖

均无咎然二剛相遇可往不可過也

六二豐其蔀(音部)日中見(賢遍反)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明動相資乃能成豐六二文明中正以所應不足與不能成其豐大之功六五柔闇之君也无咎上六猶闇況加以上六掩之乎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掩晦於明者五君位日之象也斗陰象晝不應見今日中盛明之時而斗星見者日闇故也君既昏闇必无

能下求於己己若往求之反得疑猜忌疾暗主如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志意則得行其道乃為吉也取伊川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

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伊川曰沛字古有作斾字者王輔嗣以為幡幔則是斾也幡幔圍蔽於内者豐其沛其暗更甚於蔀也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也豐之道必明動相資而成三應於上上陰柔又无位而處震之終既終則止矣不能動者也沫星之微小无名數者見沫暗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沫者也賢知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於天下上无可賴不能有為

如人之折其右肱也无咎謂无所歸咎也

荆公曰肱輔上體者也九三遇豐之時有可大事之才而上六不可以有為故曰折其右肱无咎

雷氏曰左手足不如右強折其右肱无可用之力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伊川曰四雖陽剛為動之主然遇陰暗柔弱之君豈能致豐大也夷主其等夷也居大臣之位而得在下

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哉故吉也

白雲曰初四迭自為賔惟足於明者知求動以為主居於動者知求明以為主象言位不當者非中正也遇其夷主則行斯吉矣

誠齋曰居近君之地處動卦之初有陽剛之德此亦君子之剛而有為者也其如上六之小人揜六五之暗主而不可以有為乎六二中正大臣且不能發其蔽而啓其明也而况九四乎然猶幸其下有初九之

賢來主於我而我為之主吾道其庶幾可行乎故吉曰夷主者同德相應而為等夷也曰位不當者以陽居陰也九四高則顔讎由司城貞子次亦不失為魏無知常何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伊川曰五以陰柔之才為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可以有福慶及於天下復得名譽之美所謂吉也章美之才主二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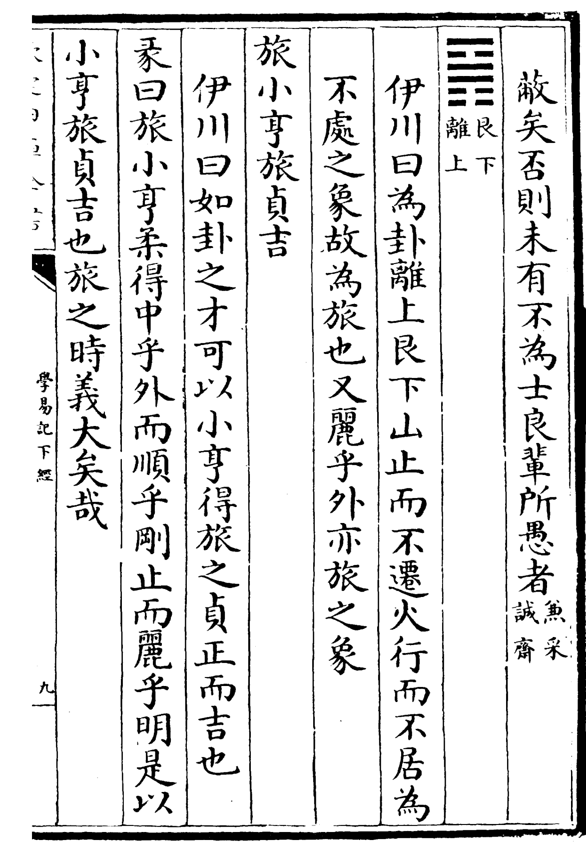
然初與三四皆陽剛之才五能用賢則彚征矣
龔氏曰易有含章有來章含章者有待而發也來章者資諸物而為用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苦激反）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自古陰邪小人蒙蔽其君之明者何君明則必憂危亡親君子則小人踈斥矣故内臣仇士良敎其徒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娱其耳

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危懼則吾輩踈斥矣此叔世之小人傳心術之秘於其徒也聖人於易逆發其心之至隱而曉以禍之必然曰汝之揜君之明欲豐乎己之屋而專天寵者適所以揜其家而空其居也故曰窮大者必失其居三歲不覿凶者謂自此三歲其家无復有人跡也凶莫大焉天際翔者謂若天飛也自藏者謂自取滅亡之亂也西

山眞氏論曰士良所謂可以得志者則未然也夫人主親賢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亦皆得所況左右之臣其有不得所乎反之則天下亂昆蟲草木亦皆失所況左右之臣其有得其所乎秦室危而斯高僇漢業壞而張趙誅士良小人但知以竊權固寵為榮而不知國敗家亡則權寵亦无自保之理然士良之言自古姦臣之所未道為人主者宜寫此一通置之座側必近儒生必親經史則奢靡不能惑姦佞不能



敝矣否則未有不為士良輩所愚者魚采誠齋

離上艮下

伊川曰為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為不處之象故為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

旅小亨旅貞吉

伊川曰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曰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於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麗於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得處旅之道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為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

雷氏曰去父母之國旅寄於他邦太剛則人所不容

太柔則已无以立故貴乎得中

漢上曰君子為旅擇其君之明者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止而麗乎明之道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雷氏曰山有火則燎草木勢不久留

伊川曰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

入豈可留滯淹久也

誠齋曰刑不明則寃故欲明過明則察故欲謹過謹則滯故欲不留艮止故謹火行故不留而明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伊川曰六以陰柔在於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污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為也四陽

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他卦為大臣之位者異矣志意窮迫自取災也災眚對言則有分獨言則謂災患耳

六二旅即次懐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伊川曰二有柔順中正之徳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次舍旅所暫安之所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頼也得就

次舍懷畜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也終无尤悔矣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

白雲曰旅幾於困者也不得其資則困不得其助則困今安即其次懷其資又得童僕之助則處旅之善者矣童僕以助上為正得其貞則得其助矣終何尤哉六二柔順中正故其善處如此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伊川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爲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道也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傷矣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

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次乃旅人之傳舍可以暫安非可久之所也處者旅人可安可久之所也資謂資財斧謂器用九四當羇旅之時以陽居陰雖得其處與其資斧而未得正位以行其志故其心有所未快也君子之快何如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其此爻之義乎或曰先儒皆以次重於處子獨以為處安於次何也曰春秋云師次師卦

云左次俱非久義或出或處擇不處仁皆久安之義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伊川曰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離為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譽令聞也命福祿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於文明之道也

誠齋曰六五王者之蒙塵而在旅者也少康逃虞思之國宣王匿召公之家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其旅之六五乎故有德則少康宣王自旅人而為天子无德則太康厲王自天子而為旅人有天下者可不懼乎上逮謂上達乎天也離為雉戈兵故曰射雉一矢亡

白雲曰終以譽命者終譽以致天命也譽在人者也命在天者也天聽自我民聽上逮者其道登聞於天

也蓋言人君修德於身終致文明之盛下得百姓之心而上受天命也猶文王受命作周之詩而言令聞不已蓋未有不得於人而能受命者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伊川曰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故取鳥象在離上為焚象陽剛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

以凶也在旅之時謙降和柔乃可自保以尊高自處豈能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方以極剛自高為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躁易是終不自聞之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陽剛不中而處極故有高亢躁動之象而火復炎上則又甚焉

雷氏曰鳥巢高而危者也故為上九之象以王烈之賢尚不能安遼東況其下者乎

☴☴ 巽下巽上

伊川曰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于陽所以為巽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伊川曰巽與兊皆剛中正巽兊義亦相類而兊則亨巽乃小亨者兊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晦菴曰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為風亦取入義陰為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從陽故利有攸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

見大人

劉氏曰以陽下陰為謙有功而不德者也以陰順陽為巽直自卑巽而已其亨亦小矣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申命之義也中亦重也陽剛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

之柔皆巽順於剛故能小亨也巽順之道无往不入故利有攸往然必知所從能巽順於二五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為利故利見大人也（取伊川說）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伊川曰兩風相從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

漢上曰巽為風風者天之號令故巽為命內巽者命之始也外巽者巽而達乎外申前之命也申命義叔

再命之也

白雲曰君子之德風也易於巽主教命猶詩言風也故觀則省方觀民設教姤則施命告四方蠱則振民育德皆主巽而言也由是觀之則巽之命可順之命也命或不可順而欲以剛強之亦難矣哉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以柔居下為巽之主過於卑巽故有進退不果之

象若以武人之剛貞立其志而濟其所不及則得其宜矣故孔子語冉求以聞斯行諸取晦菴說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巽在牀下過於巽也過巽者固非聖人之中道然當巽之時特為九二體剛恐不能巽而戒也亦猶夫子之荅子路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戒之過期於得中者惟施之於九二則可不然殆且過矣雖

然巽順之道誠則為謙為恭不誠則諂矣祝史巫覡通誠意於神明者也以之事上以之接物巽而誠若用史巫而交神明焉如是則獲紛若之吉而无咎矣爻恐剛不能巽故以過巽之言戒之象恐過巽而失中遂期以得中之言使之知節也紛若之吉猶詩言百禄是荷降福穰穰言其多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以陽剛在下體之上而不得中居巽順之時非能巽

者也勉而為之故屢失也頻失而頻巽是其志窮困不得已而後巽為可少之也采伊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伊川曰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隂居隂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者也居上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為乾豆一供賔客與充庖一頒徒御四能巽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徧及上下也四

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亡而復有功

禮王制天子諸侯无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剛當巽時宜有悔也然九五居尊巽乎中正而志行故貞吉悔亡而无不利也剛以巽而後貞吉柔以巽而後有功貞吉則无太過有功則无不及是以四五

皆得巽道而悔亡也无初有終者謂有所變更而民難與慮始也甲者事之端庚者變更之始十干戊己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三令五申詔誥丁寧使民不惑也盤庚遷都先之以上篇之書後之以中篇下篇之書成王化商民先之以名誥洛誥後之以多士多方即先庚後庚之意也先後三日而中命之者慎之至也慎之至者令出惟行弗惟反故也參取粹言誠齋

雷氏曰九五變則爲蠱蠱者事之壞亂而當更之時也先庚三日先事而圖之愼其始也後庚三日後事而戒之愼其終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伊川曰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過於巽者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

極於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為凶也巽本善行故疑之

曰得為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

誠齋曰位極乎人臣身極乎崇高愛其所有之富貴

權勢而患失之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

有不知順愈過而身愈危也故小則喪其資用大則

喪其權勢李斯憂蒙恬之代其相則順趙高廢立之

邪謀懼失其爵禄而求容則順二世之欲而勸之以

逸樂將以順易位而以位易宗故司馬遷論之曰持

爵禄之重阿順苟合可謂洞見其肺肝矣

☱☱ 兊下兊上

晦菴曰兊説也一陰進於二陽之上説之見於外者也其象為澤取其説萬物又取坎水塞其下而不流之象

兊亨利貞

伊川曰兊説也説致亨之道也能説於物物莫不説而與之足以致亨然非道求説則為邪諂故戒利於

貞正也

彖曰兑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伊川曰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貞也

白雲曰兑說有道得其道則能順天而應人以盡天

下之大公說在事為之先則民可忘勞說在患難之先則民可忘死

誠齋曰好逸惡勞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勞而忘勞死而忘死非人之情也非人之情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為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勞而忘勞禹之治水是也死而忘死湯之東征西怨是也

象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

伊川曰麗者附著相連之意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朋友講習互相益也

初九和兊吉象曰和兊之吉行未疑也

以陽居下處說之初正而无所私係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吉行未疑者初未有私欲之害而行之不疑也

九二孚兊吉悔亡象曰孚兊之吉信志也

伊川曰承比陰柔之小人宜有悔也剛中之德孚信內充自守不失故吉而悔亡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説小人而自失乎

白雲曰使有心求説於天下而不知信其在我者則徇外忘內物我兩失之剛中之賢固如是乎有賢如此未有事是君為容説者也

六三來兑凶象曰來兑之凶位不當也

伊川曰處不中正比於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

白雲曰來兊來說也說自有道其可求乎失道求說是以凶也

九四商兊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伊川曰四上承中正之五下比柔邪之三雖陽剛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能有定也兩閒謂之介分限也地之

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守節謂之介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介然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

誠齋曰兌說一也而所以說者二有事君容說者有以安社稷為說者也九四近君之臣也故於兌說之時彷徨焉躊躇焉商搉而謹擇焉其心安得自寧也何哉懼容說之小人有以妄說而病吾君之心也君

心勤政彼病之以逸豫君心憂亂彼病之以燕樂君心裕民彼病之以聚斂君心静治彼病之以威武六三之來兊即容説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為疾者鮮矣然非九五之中正四亦難乎其有喜也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箴艾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故魏徵用而封倫沮李絳入而承璀去

春秋傳曰介在東鄙介隔也

九五孚于剥有厲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晦菴曰上六陰柔爲説之主處説之極能妄説以剥陽者也

雷氏曰剥之爲義陰剥陽小人剥君子孚于剥則聽信小人而黜退君子之謂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虚聽信小人而不信君子則傾危必矣故曰孚于剥有厲東漢之末信羣宦而錮天下之賢唐玄宗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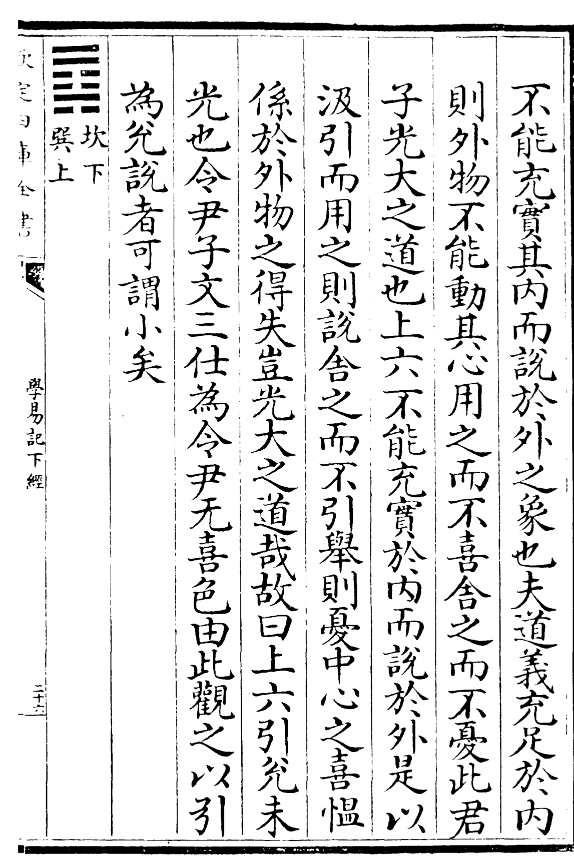
李林甫德宗信盧杞皆所謂孚于剝者也九二剛中君子之象也上六陰柔不中小人之象也九五不應九二近上六而承之故有信小人不信君子之象剝五陰兊之上六一陰而稱剝何也作易聖人辨小人於早也小人不辨之於早則其始雖微其終亂不可為矣此所以稱剝也繫辭所謂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者為此類也孚于剝者暗弱之事也九五居於天位有剛健中正之德而曰孚于剝何也作易者憂

畏小人之甚也蓋君子則剛鯁正直格君之非小人則阿媚諛説順君之欲媚説以順其欲則雖剛明之主有時而信之是以巧言令色孔壬雖舜猶畏顔淵問為邦而孔子荅以遠佞人上六陰柔不正而極於説聖人之所憂也故九五雖以陽居陽其位正當而稱孚于剥深戒人君遠佞人也

上六引兊象曰上六引兊未光也

雷氏曰陽為實陰為虚上六以陰居一卦之外則是

不能充實其內而說於外之象也夫道義充足於內則外物不能動其心用之而不喜舍之而不憂此君子光大之道也上六不能充實於內而說於外是以汲引而用之則說舍之而不引舉則憂中心之喜慍係於外物之得失豈光大之道哉故曰上六引兌未光也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无喜色由此觀之以引為兌說者可謂小矣



坎下
巽上

伊川曰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為渙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明道曰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白雲曰渙者離散之義天下離散為渙而散天下之難亦為渙居渙得散而亨散天下之難亦亨也王道至而有廟則離散者聚矣萃與渙其義相類難渙則萃萃則渙難故當萃聚難渙之時宜莫先於有廟以

致孝享也利涉大川木行水上之才也利貞者渙難以是為德之先也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而後其道盡故象又言享於帝立廟所以終王假有廟之義也

雷氏曰萃渙皆曰亨王假有廟萃者天下歸往之時也渙者險難散釋之時也渙者萃之始萃者渙之盛故萃稱王假有廟致孝享而又曰用大牲吉渙則止曰王假有廟葢孝享之道雖在所先然豐儉隨時而

不可同也渙與萃皆言利貞蓋離散既合不正則復亂險難既散不正則險難復作然則中正之道其可斯須而失之哉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伊川曰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卦才如是

故能亨也王假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於有廟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義皆主於中也王者拯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廟民心所歸從也歸人心之道无大於此故云至於有廟拯渙之道極於此也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卦有乘木涉川之象涉則有濟渙之功

誠齋曰王乃在中言王者中正之德足以散大難也

白雲曰大川難也乘木濟難之方也濟難有功則難散矣此渙之所以亨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雷氏曰享上帝立宗廟者屯難解散四方既平之事也漢高祖之起豐沛唐太宗之起晉陽當此之時寇敵患難日不暇給其可議郊廟之事乎渙者屯難解散之謂也夫水為險加之以風則其險尤甚風行水

上而為渙之象何也蓋巽為風為木而有順意風加於水雖有波濤之險然舟楫得風而順之則其濟川離險必速此風行水上為渙之義王者遭險難之時順天下之心因其勢而濟之則其離險亦速險難既散寇亂畧平郊廟祭祀之禮豈可緩哉且渙者始離險難創基之時也故稱先王而謂之立廟焉

誠齋曰卦辭言王假有廟舉其畧也象曰享于帝立廟舉其詳也

佚菴曰享帝以報本立廟以告成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伊川曰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馬人所託也託於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六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初之所

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渙拯於始為力則易時之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徐氏曰机者物之可憑以為安者五之象也當渙之時惟五為能拯天下之渙而已奔之則得所依矣故失位之悔亡奔者速辭也夫人情莫不欲安而惡危而二奔於五則即安矣故曰得願也

誠齋曰君子當平世為霧中之豹為淵中之龍如酣

寢而不聞非楊也君子當亂世為決川之禹為救火之僑雖焚溺而不避非墨也吉凶與民同患當其可而已九二以剛中之才當險難之世就使无大臣之位逢九五剛明中正謙巽之君猶當奔奏而赴之與之濟難而況居大臣之位乎得其志願何悔之有幡然而改尹奔湯以濟內溝之難也舍築而起說奔高宗以濟大川之難也机者君所憑也不言君而言机不能斥所尊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注曰渙之為義內險而外安者也

横渠曰援上而進惟求自脫于險无悔而已非能及物者也

內不比二而外應上九是无拯渙之心而求自免也

體柔之故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陰道以喪朋為正近不比三而逺不應初能渙其羣而致一以承五也五中正居尊丘之象也渙有丘盖言渙天下之難非九五剛中之君不能也夷等也同類也謂三與初也渙天下之難其功用甚大固非陰柔同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元吉光大不亦宜乎以六四近臣得位而不在險中故能如此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散人之疾而至於愈者汗也釋天下之難而至於安

者號令也雖然令出惟行弗惟反亦渙汗不反之義也可不愼乎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也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之道也五大君之正位也居之者茍非王道則不稱其位矣故惟王者居之乃得无咎无咎者盡善之謂也采注并粹言單氏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渙之時難在内也三居險陷之極上與之應從之則

與之俱傷矣九以陽剛處險之外有出險之象又居巽之極為能巽避其闕者所有也血傷也逖遠也夫履險之小人鮮不夷滅能與渙離則其傷免矣避險尚遠故逖出而後无咎張翰避趙王倫得此道也蔡邕不遠董卓而卒及於禍集臨川伊川雷氏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伊川曰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

中過則苦矣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為常不可貞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之所以亨通者以剛柔分而剛得中也剛柔分謂分乾之剛以節坤六五之柔分坤之柔以節乾九三之剛剛得中謂二五之剛得中而不過也苦節不可貞以其道窮也天下之理中則可久苦節過中是其

道窮而不能久也又指上六以戒苦節之過說以行險以二體言也節之為義近於嚴峻是行險也然以說道行之甘節是也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此再釋亨義也言九五當位居尊以主天下之節既中且正能通天下之志者也天地節而四時成言天地陰陽之氣進退有節所以成歲也

白雲曰剛節柔謂冬之有春也柔節剛謂夏之有秋也不然則大冬大夏而已安能成四時乎坤之六五

節之成坎是太陰而節以少陽冬之有春之象也乾之九三節之成兊是太陽而節以少陰夏之有秋之象也天地之節於此可見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不害民蓋人欲无窮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傷財傷財則害民矣故愛人必先於節用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伊川曰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也

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

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行當議則中節
議謂商度也
倂菴曰制數度所以為節也議德行欲其中節也古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以是為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而不踰越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户庭户外之庭門庭門内之庭初以陽剛處不得中

上復有應是躁於上進者也故聖人戒之曰不出戶庭无咎謂宜愼黙不妄動也知通塞者橫渠謂見塞於九二未可動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以剛中之才體說而上无應與是有成物之徳安於愼黙樂於退藏不求進達者也聖人慮九二後時不出无以通天下之志以至於傷財害民也遂戒之曰汝勿堅於退藏失時極也極中也故曰不出門

庭凶謝安不起其如蒼生何凶在蒼生而不在安也
昔高宗之戒傅説有云若歳大旱用汝作霖雨是歳
之豐凶係乎霖雨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節之為義適中而已六三不中不正以兊説陰柔之
極而在人上挾其説豫充盈之勢驕矜侈汰不知自
節者也凡人遇吉則喜遇凶則嗟必矣又誰咎哉言
已自取之也三居澤之極故溢而不節

白雲曰自卦之初論之則六三所以節剛自生爻之後論之則六三居不中正乘剛履險不知節者也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伊川曰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爲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爲有節之象下應於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爲无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強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四能安節之義非一象獨

舉其重者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以為節足以亨矣餘善亦不出於中正也

九五以剛節柔六四安而承之故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白雲曰安節自安而已而人未必安甘節則施之於己施之於人皆不以為苦故无往不可所以為人君之道九五居中履正以甘節節天下上下同之其吉宜矣盡節之大者是以往有尚也詩所謂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者其往有尚之意歟蓋言日進而无已也

安定曰味之甘人所嗜也節之道人所惡也今五為

制節之主能以中正為之使人樂從所以得其吉矣

雷氏曰土位中央土爰稼穡稼穡作甘然則甘者中

味也甘節者節之以中也九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故稱甘焉且稼穡之甘恱人之口節之甘恱人之心

此亦甘之義也施諸己則儉而中禮施諸外則不傷

財不害民身安而說豈非甘乎故居則吉往則有尚

言天下莫不貴而尚之悅而慕之也九五所以得甘節之吉以其居位得中六三過中則為不節上六過中則為苦節何吉之有哉故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由此觀之節貴得中明矣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甘節之道也民歡樂而子來之有尚之道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伊川曰悔損過從中之謂也

白雲曰上六居節之極蓋節之過者以苦節人固不能堪於以自節亦非可久之道如是為貞則凶矣夫苦節不可貞而上六固守故凶而道窮也

伊川曰上六之悔亡與他卦異蓋言悔則凶亡矣

☴☱ 兌下巽上

中孚為卦在全體則三四中虛中虛則无我在二體則二五中實中實則忠信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伊川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

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

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

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貞乃

應乎天也

柔在内則其虚足以感物剛得中則其實可以存誠

說而巽孚者以和說之道入於人心則人皆信之乃

能化邦也豚魚物之冥頑而无知者飼之以信則應期而集而況人乎故曰豚魚吉至誠以涉險如乘虛舟舟虛則无沉覆之患中孚而貞則應乎天天之道孚貞而已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中孚所動細而信豚魚大而應乎天焉往而不動哉海客之機心海人未知漚鳥先知燕客之忮心秦人未覺而白虹先覺涉危化邦有不足為者矣集温公伊川誠齋劉氏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誠齋曰風无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澤上有風所以為中孚心一誠而誠萬用用之大者其惟好生不殺乎故中孚至誠不殺之心首用之以議獄緩死好生洽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烏巢可窺況豚魚乎无他不殺之心孚於烏耳使无誠慤好生之心巢中之烏不為海上之漚乎中庸曰誠不可揜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

至元惡大姦不在是典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
理
疏曰風行澤上无所不周其猶信之被物无所不至
中孚之世鮮有故犯過失為辜情在可恕是以君子
議獄而緩其死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誠齋曰邪不閑不可與言存誠偽不去不可與言著
誠是故中孚之誠不可不防其有他也然責子在初

閑家亦在初防心亦在初若生子在初見於書責子之法也閑有家志未變見於家人之初九閑家之法也虞吉志未變見於中孚之初九防心之法也虞之為言防也儆无虞戒不虞是也不及其初志之未變而防之俟其亡而追炎而撲曲而揉決而隄則噬臍矣一貞之外无非安一誠之外无非偽安與偽皆所謂有他者也如禦寇賊如避風雨察吾心一毫有他則惕然而不安則防之周矣不忠不信不習當如曾

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當如顔子之所
克者四其庶矣乎不燕不燕不安也
不燕謂非安於中孚之道者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鶴鳴於幽陰之中而其子和之者必至之理中心之
願不期應而應之也好爵者乃孟子所謂尊爵也天
爵也良貴也靡共也同也人之善性本同也惻隱之

心人皆有之是吾與爾同也繫辭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說者多以好爵為爵祿之爵言人慕爵祿之心同殊非中孚之義惟郭子和有所不安而以美道釋之然其說亦晦微孟子仁義忠信之辨好爵之義後世殆難明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音疲)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白雲曰自一卦論之則三四為虛中自爻言之則六

三之不當位又不若六四之能虛已也且中孚之道不立已何得敵之有得敵則有已故物或怒之則鼓或困之則罷或悲之則泣或樂之則歌四者有感於外而動於中者也感於外而動於中不能忘敵也不能忘敵有我之過也惟中孚虛已无與為敵外物之來如投虛然或怒之則无鼓也或困之則无罷也或悲之則无泣也或樂之則无歌也舉无得敵之理則其道全矣

六三之所以得敵以有私係之心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伊川曰四為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正而上信之至當孚之任者也月臣象也月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為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為正應匹也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為有咎矣故絶其類而上從五則无咎類謂應也係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

功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中正居尊下无係應誠而不私可謂盡中孚之道者也天下之心固結攣如蓋不期然而然者矣然爻辭不稱吉而止稱无咎者何哉此爻无咎與艮卦之无咎大意相類即聖人處无過之地也其吉也何待言而後見哉位正當者蓋美其有天德而居天位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雞之所以名翰音者以將鳴則必振戞其羽也飛鳥之中善鳴而不善飛者唯雞為然故取以為喻中孚之為卦柔在内而剛得中也上九剛在外而不中中无其實而名高之象飛鳥之音宜下不宜上登於天逆而不順可知也逆而不順何可久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茍為無本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人有无實之虚名遂任之

高顯之位以有所正則必有敗事之凶趙以趙括正拒秦之師晉用殷浩將以正桓温能勿凶乎取雷氏說

☳☶ 艮下震上

陽大陰小四陰二陽又二五中位皆陰居之二陽失位而不中小過之義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伊川曰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

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
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過
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飛鳥遺之音謂過之
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
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
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
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

也

注曰矯枉過正應時所宜不可常也上則乘剛逆也下則承陽順也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謂事有失之於偏矯其失必待小有所過然後偏者反於中而得亨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聞斯行之有父兄在其言皆小有所過也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二五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大事非陽剛

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也凡剛非二五皆非得位中孚虛中而實外舟虛之象也小過內二陽外四陰有飛鳥舒翼之象飛鳥遺音能下不能上上則逆而下則順也集粹言誠齋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伊川曰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君子於事之宜過者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

當過而過乃其宜也

耿氏曰天下之中制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聖人欲率作天下之不及故於斯三者寧欲其過焉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是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六以陰柔之質其分在下宜以止靜安分者也上應於四有不安其分而欲上之心宜下而欲上宜止而欲進則必有行險僥倖非分妄求之事如飛鳥務

上而不已故曰以凶言用此以致也不可如何也猶云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取雷氏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小過之義小者過則小人過君子臣過其君子孫過其父祖其義一也祖者人之始故初有祖之象陽一君而二民九三以陽居一卦之上故有君之象妣配也二之位過於初故曰過其祖不及於三故曰不及

其君子孫之位望過其父祖則所以顯其父祖也以順正之道履其祖武而位望過之其德可以配其祖則孝於家之道也以順正之道上承其君而不僭越乃合臣之分此忠於國之道也孝與忠臣子之道盡矣何咎之有哉故曰无咎蓋過乎祖則有繼世之譽過乎君則有犯上之嫌故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兼取劉仲平雷氏說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三弗能過遇上六故曰弗過大者不能過小者則宜防之若不能防之而從焉則戕之者至而凶矣戕害也義與弑擊之同蓋從小人乃致凶之道或者有時而至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雷氏曰九四剛失位而不中其稱无咎何也九四以陽居陰在上卦之下而又下應於初則是能量其時

圖小不圖大務下不務上者也初在下而欲上故凶四在上而欲下故无咎小過之時小人得位而勢過君子君子失位而不能過小人陽為君子隂為小人九四君子之失位者也故曰弗過君子失位而不能過小人亦當遜言以相待遇不可甚疾而遽絶之故曰遇之孔子不絶陽虎是也君子和而不流雖遜言以遇小人亦不可遂與同流而俱往往則與小人同及於敗故曰往厲然則如之何必敬戒潔身以防小

人之患故曰必戒此危行言遜之道也小人雖一時得志而終不久此所以往則危也故象曰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小人得志君子失位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小過之時君子當遜言以遠害而已其可大有為乎故曰勿用猶乾之初九不可以有為也當此之時君子自守其正久而不改以待天時之復斯可矣故曰永貞小人不可長而君子永貞則終有以過之矣九四君子矣其艱如此者失位而已故象曰

位不當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東坡曰已上者勢不可復下之辭六五之權足以為密雲而終不可為雨者次於西郊而不行豈真不能哉其謀深也當是時也必有穴其閒而為之用者故戒之曰公弋取彼在穴君子之居此茍无意於盜莫若取其在穴者以自明於天下而天下信之在穴者

陰物也所謂五之腹心是也公謂五也五若无他則於彼在穴者弋而取之而去其所謂腹心之隱疾則陰過之禍庶乎其可无也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拍上六而言也陰陽和則為雨陰氣盛而上陽氣微而不能和則為密雲而不能為雨故曰密雲不雨西陰之所也自我西郊則陰盛而權專於陰所乃臣過其君之象也上六陰柔不中之小人而居亢極之位是屯其君之膏雲雖密而不能

為雨也弋射而取之也穴者陰之所安也小人得君之寵居高位自以為安五能弋而取之則陰過之禍庶乎其可息也已上猶云已極謂不可不取也王公君上之通稱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九四曰弗過遇之言君子失位不能過越小人而待遇之也上六曰弗遇過之謂弗與陽合而過之也小

人得志疎遠君子驕亢過極其凶必矣如飛鳥窮上而无所託則顛墜必矣離猶罹也所謂自遺其咎者也是謂災眚蓋言災由自作也觀梁冀董卓之徒則可知矣熊采雷氏佚卷

䷾ 離下坎上

伊川曰為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為用矣各當其用故為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白雲曰已濟難為既濟方將濟難為未濟名卦之義甚明然則既濟之亨可知矣初吉者既濟无不吉也道窮則變未濟終焉故終亂也終亂不亂則在人耳聖人慎終如始又豈有終亂之道乎

既濟亨之大者也而云亨小者劉氏謂三陽得位能下三陰六爻皆亨是以大亨小也子夏傳曰陽已下陰萬物既成也利貞者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也小者亨也之句與凶如何也吉相承也同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白雲曰小者皆亨故曰既濟小或未亨非既也既者皆盡之辭利貞者以六爻剛柔皆當位而濟以是知其利貞也六二柔得中也初二皆卦之始也故為初吉終止則亂者止謂難止則亂至也猶上六濡首之厲是也難止則亂至有不至者何也盖難止亂至者象當然也有不至者聖人維持之力也

誠齋曰出多難而入无難是爲既濟之世當是之時小者亦亨況大者乎蓋无一人不亨无一物不亨无一事不亨也如濟川焉舍川而陸舍舟而轂危者安險者濟何憂之有然人皆傲於洪流莫或傲於夷塗人皆懼於覆舟莫或懼於覆車是以初吉而終亂也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吳亂而晉自亂隋取亡陳而隋自亡惟聖人能内外无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此鄢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禍也蓋人

之常情多難則戒戒則憂憂則吉无難則驕驕則怠怠則亂聖人見其初吉而探其終亂惟能守之以貞固而不移持之以憂勤而不怠則可以免終亂而不窮矣故戒之曰利貞又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剛柔正謂六爻剛居剛位柔居柔位柔得中謂六二終止謂上六柔怠自晝非克終既濟之才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伊川曰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為既濟時當既濟惟慮

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致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盖不能思患而豫防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未濟之初六濡其尾以陰柔之才當未濟之初不度德量力而進不能濟而取吝也既濟之初九以曳輪而濡尾見其用力之難也以陽剛得正之才上復有應而當既濟之初難既濟而猶濡其尾信乎非小才小智之所能也雖濡其尾於義何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以陰居中婦象也茀婦人出以自蔽者也馬氏王氏皆以爲首飾六二有文明中正之德當既濟之時與九五陽剛中正之君爲之應然阻於三而間於四志不得行猶婦喪其茀不可行之象也雖然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剛明之君雖小人蒙蔽於一時不久當自辨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謂時變也故戒之曰勿逐不久當自復也管蔡之謗周公公不辨

而王自悟燕王上官之譖霍光光不言而帝自察即
此義也采誠齋語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
憊也
誠齋曰未濟求濟既濟者寧既濟求過於濟者傾九三當
既治之後挾重剛之資居炎上之極有求過於濟之
心此小人之好大喜功而不可用者也雖以中興之
賢君一入其說輕用軍師以伐遠方之小夷猶久而

後勝既勝而中國之民亦憊且困矣以賢君伐遠夷宜易而難宜速而久宜福而禍而況其餘乎武帝承文景之後而伐匈奴太宗當貞觀之隆而征高麗皆此類也善處既濟者其惟光武却臧宫馬武之請乎鄭氏曰无事之時捨内治而幸邊功者皆小人啟之也故曰小人勿用

單氏曰鬼方者遠而在險上六之謂也往歷三爻三年之象也

六四繻（而朱反）有衣袽（女居反又音如）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白雲曰既濟思患而豫防而六四又為多懼之地近君居險是以有繻有衣袽之戒袽敝衣也說文謂繻為繒采蓋其意以謂勿以新繒而忘敝袽亦猶勿以既濟而遂忘未濟之難也終日者言无怠時也有所疑者雖未有患以多懼而豫防之也

雷氏曰繻也衣袽也皆禦寒之具也既有繻又有衣

衂則防患之至也暑極則寒生自然之理也
揚子曰大寒然後索衣裘不亦晚乎此亦有備无患之義也
終日戒謂備患之心无時可忘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来也
疏曰牛祭之盛者禴殷春祭之名祭之薄者也九五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既濟矣將何為焉其所務

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德九五履正居中動不為妄修德者也苟能修德雖薄可饗假有東鄰不能修德雖復殺牛至盛不為鬼神歆饗不如我西鄰禴祭雖薄能修德致敬合於祭祀之時故神明降福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陰柔不能持盈何可久也將入於未濟矣入於未濟首先犯焉故曰濡其首厲厲者危之也其所以

危之兾其知變而能改也

白雲曰惟聖人通其變而不至於極則无是危矣

☲☵ 坎下離上

伊川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焉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名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

晦菴曰事未成之時也

未濟亨小狐汔(許訖反)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六十四卦終於未濟既濟者凡人事之終始惟曰濟與不濟而已故以是二卦終焉先既濟而後未濟者蓋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既濟則物之窮也未濟則未窮也乃生生不窮之義既濟曰亨未濟亦曰亨既濟之亨已然之亨也未濟之亨將然之亨也未濟之時

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所謂卦才以六五柔得中上下剛柔雖不當位而皆相應也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者言濟難大人之事惟六五有文明虛中之德與九二剛中大德之臣同心以濟則有可亨之理非初六陰柔小人所能濟也小人之才譬之狐狐者邪媚之獸雖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又小焉則力弱矣始雖能涉未出險中終倦而力不能續此所以幾濟而濡其尾无攸利也為人君者當知剛中

君子為可任邪媚小人斷不可用也易之取象豈不深切著明哉 無采粹言雷氏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白雲曰火性炎上而在上水性潤下而在下二者不交不相為用是以為未濟物之有辨者如水火之性是也居方者猶居上居下是也君子觀未濟之象而慎辨物居方者欲其所居各得交濟之道無若火在水上而不相為用也不然則物各自止其所在君子

何慎之有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白雲曰初六陰柔在下居險之中而上應九四是小狐欲濟之象然不能有終而濡其尾是陰柔不足以有濟故吝也極至也度可至而至之智者之事不度才力而妄欲有濟是不知可至之道也无凶而至於吝者得其應以為之助耳

伊川曰獸之濟水必揭其尾濡其尾言不能濟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白雲曰曳其輪者將以有行也九二剛中之才居險難之中剛而有濟故曳其輪貞吉也夫六五之君柔中未能有濟必得九二剛中之臣相與爲應乃可濟矣是以有曳輪濟難之漸固守是道无不吉也中以行正者其曳輪也所以輔其君以有濟之道正也以九居二中之德也以中之德行道之正故曰中以行正也既濟初九曳輪而已濟者也未濟九二曳輪而

將濟者也夫濟者宜有用舟之象而二卦皆言曳輪者以見濟難之時用力甚艱而後有濟故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當險難之極而位下卦之上位浮於才者也若獨行以濟難則凶矣然險中有出險之理應剛有可濟之道況切比於二陽乎與之共濟可也故曰利涉大川（集誠齋 佚菴）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象曰貞

吉悔亡志行也

九四居近君之地有剛明濟難之才以其居陰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而有悔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卦中反對之爻其取象多相類損益二五言十朋之龜弗克違夬姤三四言臀无膚其行次且既濟與未濟三四皆有鬼方之伐聖人於既濟之三則以高宗伐鬼方為戒於未濟之四則以伐鬼方為功蓋既濟之

世利用靜未濟之世利用動也然未濟九四亦必曰三年者以興師遠伐雖出於不獲已猶戒其勞民動衆久而後能成功猶春秋凡土木興作之役雖當必書也（兼采粹言 鄭氏誠齋）

雷氏曰先言貞吉悔亡而後言伐鬼方先自治而後治人也

有賞於大國謂有功而受賞於大國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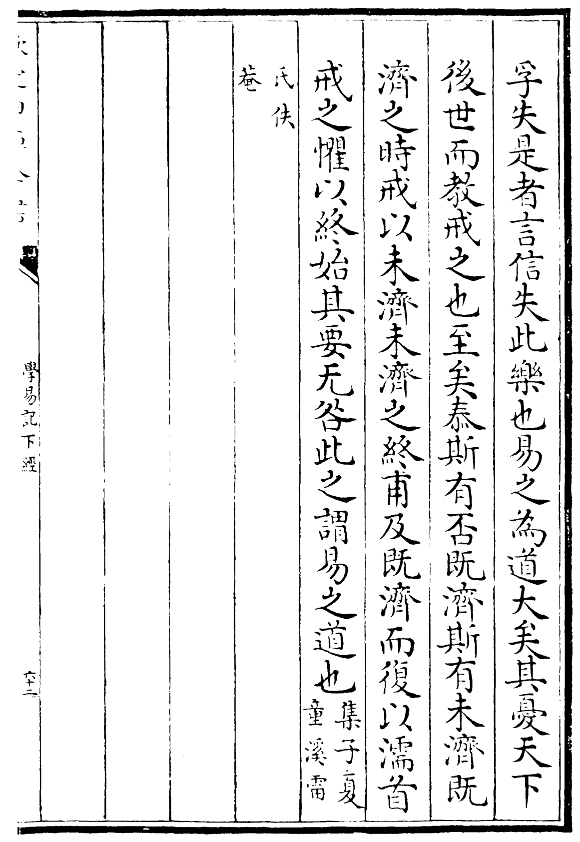
吉也

六五柔中文明之君虛己而有容故賢者樂為之輔以濟天下之難是以九二有曳輪之吉九四有鬼方之伐人君不以尊位自居而樂於虛已待賢固守是道宜其吉而无悔矣君子之光者謂君國子民之道孰有光於是者乎光盛則有暉暉者光之散光被天下之謂也有孚吉者以五與二四相孚乃得光被天下之吉上云貞吉者正一身之吉也下云吉者光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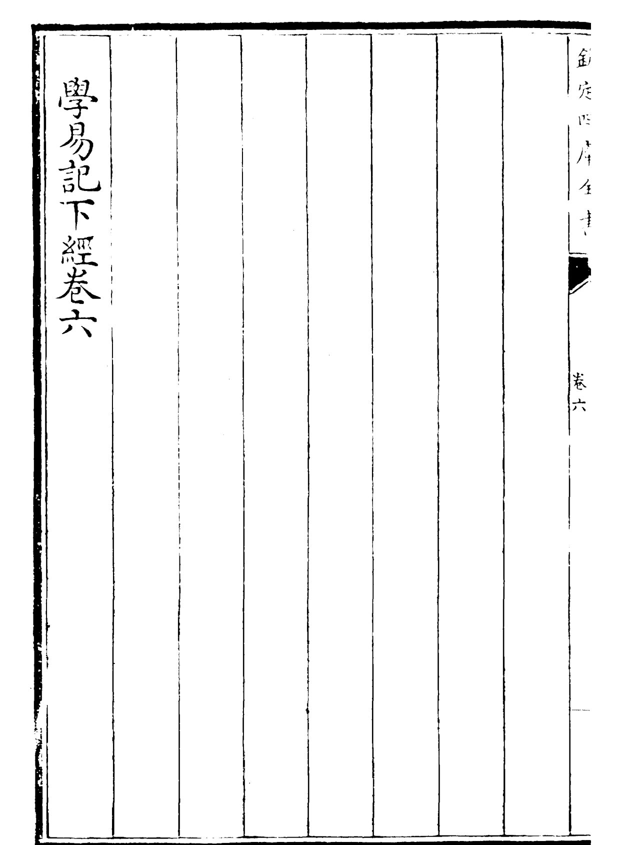
天下之吉也故象曰其暉吉也_{蕉采白雲}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君子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夫以未濟之初志存不懈以至於濟當此之時與忠臣嘉賓飲酒宴樂可也武王在鎬飲酒而魚藻美之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言信得此樂也然不可恃其治安飲酒无節以至於沈溺則復入於未濟矣幽王沈湎而賓之初筵刺之有



孚失是者言信失此樂也易之為道大矣其憂天下後世而教戒之也至矣泰斯有否既濟斯有未濟既濟之時戒以未濟未濟之終甫及既濟而復以濡首戒之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集子夏 童溪雷氏佚 卷


學易記下經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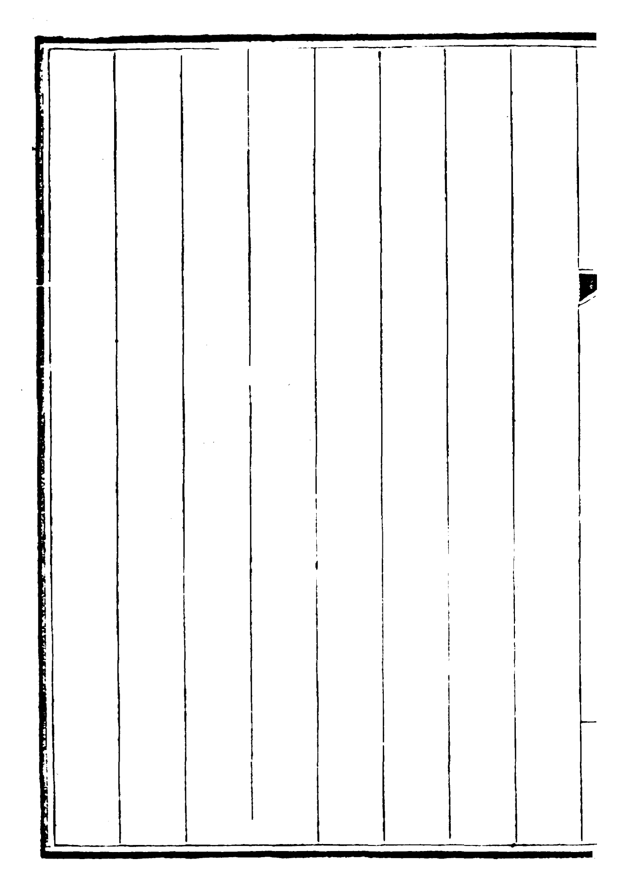
謹案第二頁後二行自午而消漸衰而至於虛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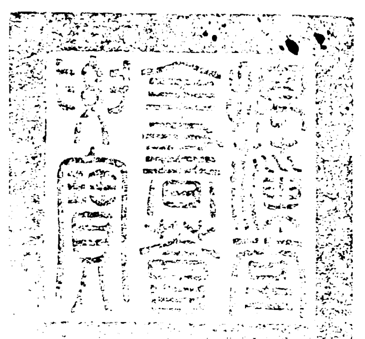
本消漸二字訛倒今改

第十頁後五行在於旅之時刊本闕旅字今補

第十六頁後五行命或不可順而欲以剛强之刊

本之訛知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李青標